

古文評註讀本



第四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古文評註讀本



第四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再版

新式
標點
古文評註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標點者	周郁年
校閱者	朱太忙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

新式標點 古文評註 卷四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

以正論先立二句如兩峯對插

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

尤甚者也。

此伏下所縱之囚

寧以義死，不苟倖生，而視死如歸，此尤君子之尤難者也。

此伏下因既縱而歸死

方

唐太宗之六年，

貞觀六年

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下一斷錄以囚名登之於冊也縱放也

是

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

所縱之囚至期皆自詣朝堂就死無一亡匿亦無敢

有後至者太宗於是皆赦之

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

再下一斷就死一事在君子所難能者而小

此豈近於人情

哉？此段言太宗縱囚而囚自歸大非近情之事就人情上斷得最確伏末段必本人情句

或曰：設一難起下

「罪大惡極，誠小人矣。」

小人即大辟囚

及施恩德以臨之，

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此爲太宗設解腐生自然有此議論不與駁出必不得暢

「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

言太宗爲此原非無故正求恩德入人之名也此就求名上斷最得隱衷伏下不逆情以干譽句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

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

揣太宗之意寧不曰此囚之去必然後來以求免去亦無妨冀望也

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

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

揣囚之意寧不曰上之縱我正欲吾輩之復來自得免其罪來亦何害縱與來之心或出乎此未可知也此伏下殺之無赦而又縱一段二意濃刻之極全篇扼要之處

夫意其

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

賊猶盜賊探人之物而取之也，謂在上之人逆揣其因之必來探囚之意，如探人之物是上探取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復來，是

下賊上之心也。

在下之人逆揣其君必免罪而復來探主之意，如探人之物是下探取上之心也。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

名爲縱囚之美名也。

烏有所

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施恩德指上言，救囚之死，知信義指下言，囚之自歸，烏有所謂者，謂那有人稱道他如此也。一句斷盡，更無人可得翻案。

不然，太宗施恩德於

天下，於茲六年矣。

自貞觀元年起至今日。

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

不能使人不犯死刑之罪。

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

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六年之恩德不足以化民，而一旦放縱之恩，使民咸歸於信義，此真不近人情，不合於理之論。反覆再斷，更無人可得翻案。然則何爲而可？

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

句

而又來，

句

則可知爲恩德之

致耳。」然此必無之事也。

急斷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

句

而又來，

句

則可知爲恩德之

法意一句

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

欲說不可爲常，先立此若夫一句，然此一句已藏常

不可爲訓。意此處先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勝一句

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

逆情以干譽。

另筆結出正論，恰判盡太宗

逆情以干譽。

逆情以干譽

〔評〕過商侯曰：深文刻筆，辨駁處令人幾無處躲閃，似近于刻；然本於人情之論，則又至恕也。歐公常自言，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良然。

朋黨論

歐陽修

按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繫去館職名士之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君子小人指當時在朝之人，謂朋黨本不足怪，惟在人君之能辨耳。看他怪朋黨，只提

出人君大識力大筆力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起處先平寫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先平寫下忽然制寫筆如鷹筆撇振

其故何哉？小人所見者，利祿也；所貪者，

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

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

此段描寫小人無朋可謂說盡

君子則不然。

此轉最疾發明君子有朋

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

在野礪以相益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在朝

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此段正言君子有朋可謂說盡

故爲人君者，重

提出人君

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此結上兩段之意只與提出人君

堯之時，小人共工

驩兜等四人爲一朋。

此說小人之朋少共音工

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

著野隲凱檮戰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叔熊叔豹

季狸謂之八元此說君子之朋多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

引證退僞朋用真朋一

及

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

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四岳官名，九官禹、稷、契、臯、陶、伯益、后、夔、伯夷、垂、龍是也。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守也。契音薛。

更相稱美，更相推讓。

謂元凱、臯、夔等都俞吁咈各相稱頌，其令德推讓其功業也。推音台。

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

治。

引證不疑，眞朋二。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

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

引證無朋，亡國三。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引證多朋，與國四。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

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寶武、陳蕃、劉淑爲三君，若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

錫、劉治、魏朗、趙興、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蕭、慈、夏、馥、蔡、衍、羊、涉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崔超、李、旺、范、康、劉、表、陳、翔、孔、融、檀、敷爲八及，及者言使人之追宗者也。度、尙、張、邀、劉、儒、胡、母、班、參、周、藩、響、王、章、王、孝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謂自黨

人之禁起，則僞朋進而眞朋退，天下事已不可爲矣。

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鉅鹿張角聚衆

數萬，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帝懼而從之。惟張角不赦，然事已無及矣。此引證漢害眞朋五。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

時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儒之黨多小人，謂之牛

李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昭宗

時朱全忠之變，盡殺朝之名士於白馬驛，或投之黃河，曰：「此輩自謂清流，可投濁流，以汚之而唐室以亡。」此引證唐滅眞朋六。看

他連引數證一段奇，是一段按昭宗天佑二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扈、趙、崇、王、瓚等其餘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緒紳一空。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

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

看他忽然作倒捲之筆，總繳上亂亡數段。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

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

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不足疑而貴辨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

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繇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

真朋多，多益義，綴前周與一段意參差變化，不作一樣筆

嗟乎！治亂興

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看他只重提出人君總收綴妙

〔評〕過商侯曰：朋字說得開天闢地，而小人曾不得一側足其間。此正破漢唐宋黨錮之禍，無足爲君子病，而反足爲君子重。立論極是有識，宜仁宗之終爲感悟也。

伶官傳論

歐陽修

唐莊宗李姓，諱存勖。滅後有天下，後梁龍任伶官，卒致亂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人事二字最重，是通篇主意起語，斷制得好，便舍下滿招損意

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

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知得失皆因乎人事也。此總點起得失爲下文論斷之地，兩所以字便就人事上看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

五代時晉王姓朱，耶名克用，沙陀人

先世事唐，賜姓李，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子存勖，襲封滅梁，自立稱帝，是爲後唐莊宗也。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讎也；

矢，箭也。梁，朱姓名溫，初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竟

移唐祚，此與吾夙有仇怨者也。寫憾一

燕王，吾所立；

燕王姓劉，名守光，是吾所立。吾嘗推爲尙父，守光曰：吾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寫憾二

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

以歸梁。

契音掣，契母夷種，邪律阿保機帥衆入寇，吾與連和約，爲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寫憾三

此三者，吾遺憾也！

未報之恨爲遺憾

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

父之志！

此敘晉王李克用賜矢命子說

莊宗受而藏之於廟，

祖廟

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

羊曰：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盛音成，凱音愷，樂也。旋還也。以敘莊宗受矢而能立功之事。

方其係燕父子以組，

周德威伐燕燕

王守光曰：俟晉王至，聽命晉王至擒之。組，印綬，謂以印綬懸係于頸上，蒲伏求降。

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

晉兵入大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卿。可斷吾首，麟遂弑梁主，因自殺。函匣也。謂以木匣盛其

首而

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此段言其盛應篇首盛字生下憂勞立國句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亂，倖伶人郭從謙作亂。

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

謂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

君臣相顧，不

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謂為流矢所中，須臾遂殂。但此二語不見於本傳，豈當日至萬勝鎮登高而嘆所傳逸事耶？

何其衰也！

此段言其衰應篇首衰字生下逸豫亡身

句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

頓

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

又一頓應篇首人事句

書曰：「滿招損，

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始出手段定得失自然之理，應篇首理字

故方其盛也，舉天

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

再言其盛仍用方其字

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

伶人樂官也

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再言其衰仍用及其字按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紛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優名謂之李天下。後為郭從謙作亂而死，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懸絕于此。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暫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再出手悠然有嗟嘆不盡之致

〔評〕過商侯曰：以豪筆寫其雄心，悲情壯語，縈後繞前，非永叔不能有此姿態。

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宦官宮妾俱能蠱惑聰明，此謂宦者國亂深於女禍，特申彼抑此以甚宦者之罪源深，卽下文漸之積勢，全篇俱發此意。女色而

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此先總挈二句轉入下文，能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得其已信，然

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宦者爲害第一層使人主必信而親之，人主受害第一層下再轉入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謂以禍福之權一手把執而持定之，使人主不得不從宦官爲害第二層下再轉入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

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人主受害第三層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

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宦者爲害第三層下再轉入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人主受害第四層下再轉入而把持者日益牢，宦者爲害第五層下再轉入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

所以爲患也。人主受害第六層下再轉入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

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質音致，此段卽指昭宗之事而言。按昭宗爲宦者楊復恭所立，復恭恃功專恣，昭宗與崔胤誅宦官因挾而走崔胤，召朱全忠等興兵，恢復遂以亡唐。宦者爲害第七層下再轉入雖有

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宦者爲害第八層下再轉入故其

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蓋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同轍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

天下之心而後已。挾音決，取也。人主受害第九層自前蓋起，此只是二筆轉寫轉入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爲人主者，重提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

此方總兜一句應起，句自古二字

然也。此又揆其所以必受禍之由特原之正復切戒之夫女色之惑，又提筆申前深于女禍一句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

去之可也。摔音卒擊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結出昭宗應篇首意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應起處其源深于女禍意

〔評〕過商侯曰：說出宦豎之隱，計深慮長，始失於習近而莫知，終成乎親暱而難圖，最中隱弊，故人主貴慎之於早也。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

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從往事提出學琴說楊子意在此樂音洛夫琴之爲技小矣！頓挫夫音扶夫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

者爲羽，宮商角徵操絃驟作，忽然變之，聲以情遷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

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

罪投河死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景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喜怒哀樂，動人必深，二句爲下轉筆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

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必如此寫方不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

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此寫琴至極盡予友楊君，入楊好學有文，去好

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蒲，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

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

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攝幽憂意情至而語深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知通篇說琴意不在琴也止借琴

以釋其幽憂耳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評〕過商侯曰：楊子心懷鬱鬱，而歐公借琴以解之，故通篇只說琴，而送友意已在其中。文致曲折，古秀雅

淡，言有盡而情味無窮。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斗引一語夫豈然哉！爲翻案語作地是將信將疑之詞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

人之詞也。如屈原離騷天問之類窮字是一篇眼目故先借世俗語一句判到詩人多窮下接手詳寫詩亦能窮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

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謂能詩者必好游山水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此寫窮人外之所見內

有憂思感憤之鬱積，此寫窮人內之所觸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此

窮人詞之所發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故工惟工故傳所以傳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詞即昌黎所謂歡娛之詞難工窮苦之

言易好妙論至論結束上文

予友梅聖俞

先出

少以蔭補爲吏

聖俞名幾臣宋慶歷中爲郎官

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

縣，凡十餘年。

宋時仍唐舊制有進士科此謂舉進士者是舉他應進士科試非今甲科舉進士也累上聲

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

時音闢書聘書也爲人佐如作幕賓之類

此極寫聖俞之窮

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

次出遭遇此二句正與上蘊其所有二句相應

其家宛陵。

今寧國府宣城縣敘其地以見其有山巖水崖處

幼習於

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

是則未窮而先工矣此點出聖俞自幼即能爲詩長上聲

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

六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春秋禮記

也此見其學原本六經長上聲

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

如此說音悅

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

次出文章世文章來伴說

見得累舉抑于有司由于世人不知非文章之拙也

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

即如張芸叟輩皆云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生平所作，於詩尤多。

方正點出詩謂人之求聖俞以詩而聖俞亦樂於爲詩此其詩所以獨多兩意合發歸重本題其實是撇

開上文客意

詩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

嘉祐元年學士蘇軾等薦爲國子監直講遷都官員外郎以作敘時尙未得官故不及之也

昔王文康公嘗見而

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

此豈尋常贊語文康公未詳

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

此下爲聖俞轉作翼幸語是文章放開一步法

若使其

幸得見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

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

應起

世

徒喜其工。

應上字

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就世人知聖俞處嘆其無益于聖俞之窮致其以窮人之辭自老不但爲聖俞惜不用亦爲國家惜不及用矣無限

慨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

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此也，輒序而藏之。旬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此段係聖俞卒後續書

〔評〕過商侯曰：昔人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意者窮而後工，非特詩也，而永叔特於詩發之，一篇雖序其詩，終傷其窮，蓋詩旣窮而後工，寫其窮，正是寫其詩，鬱勃頓挫，須看其終始一片憐才至意處。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余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

當世賢豪指在位及求仕者少去聲

然猶以爲國家臣一四海，

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

伏祕演曼卿二人

欲從而求之不可得。

此段言非常之士不易見先作一折

其後

得吾亡友石曼卿。

先出曼卿作陪引

曼卿爲人，廊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

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

伏下飲於酒與極飲醉歌一段案

予疑所謂伏

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從曼卿甲起祕演

浮屠祕演

者，此浮屠僧也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

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二人合寫然喜爲歌詩以自娛。點出詩字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

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敘其盛樂音洛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插入十年之

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之往也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敘其衰嗟夫！二人

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插入夫曼卿詩辭清絕，扶音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

健，有詩人之意。曼卿不脫祕演狀貌雄偉，其胸中浩然，應奇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

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也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段方敘集詩是正文曼卿死，祕演漠

然無所向，到底不脫曼卿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崿，崛音個江濤洶湧，甚可壯也。應前遂欲往遊

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壯也。結老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仍以盛衰二字結

〔評〕過商侯曰：敘祕演詩集，則祕演是主，曼卿是賓。歐公自己，尤賓中之賓也。通篇妙以賓主陪主夾敘，而

以盛衰二字爲眼目，映帶收束其間，覺文情花簇，而章法緊嚴矣。此法時文古文原自相通，不可岐而

視之也。

仕宦致仕，勅命衣錦還鄉，謂畫錦。韓魏公琦，相州人，初罷相，或獻以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上醉春風。此詩蓋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畫錦之榮。公以爲然，卽請守相州，作畫錦堂，而歐公爲之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

將相皆去聲

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

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

季子蘇秦字周，戰國時人。說秦惠王不用金盡，義敝去秦而歸，嫂不爲之炊。

買臣

見棄於其妻，

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漢武帝時家貧，採薪以給養妻。蓋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吾富貴當報汝功。妻怒曰：如等公當餓死溝中矣。買臣不能留，卽去。

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

雄尾著竿頭而有鈴者曰旄，旄亦旗屬，道同導引導也。

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

駢肩並肩也。累迹，迹足迹之多也。瞻望咨嗟，而所謂

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奔走恐其不前。駭汗，憂其記恨。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

若季子買臣則又見侮之尤者，一旦得志

其誇耀愈榮而旁觀者之惴惴愈甚，悔謂追悔往日玩侮之罪於車馬之前也。

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

也。此敘畫錦之所以爲榮，因久窮而忽得志反擊下意。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

韓琦初封魏國公，相人也。

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公故鄉，相去聲。

世有令

德，爲時名卿，

名卿謂其祖父爲公卿而顯名者以見非一介之士。

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

以見未經困阨者少去聲。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

以見未受庸夫愚婦之侮者。

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

應起二句。

非如窮阨之

人，指買臣季子之流。

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

此把世人所謂畫錦之榮一總撇開方可。

以倒入韓公所以爲榮處然則高才大纛不足爲公榮高牙將軍之旗纛音導大將出兵令旗上之羽葆也今行軍必先祭其靈神卽是此羽葆合聚五采羽爲旗者桓圭衰裳不足

爲公貴桓圭三公所執衰裳三公所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德廣功崇名傳不朽則非一鄉可知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則非一時可知勒刻也金鐘鼎之屬石碑記也聲詩乃歌功頌德之詞聲詩二句伏下刻詩于石及銘鐘鼎被絃歌等語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述公平生

之志以見異於季子買臣處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此韓公之所以爲榮者志字是篇中眼目凡三見見公之志不在榮也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

來治於相至和宋仁宗年號節總兵之符節也魏公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是衣錦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點出本題既又刻詩于石以遺

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就詩中之言見昔日季子買臣之所誇者

公不以爲榮而反以爲戒爲公解釋最透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公詩中之詞見其平日之志原不在恩譽等意令人誦之愈可想見其志量不在富貴

而在功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魏公先時經略西夏後平章事是能勤王家也夷平時險難處一節猶一致也爲不以安危而易其節操也至於臨

大事決大疑垂紳正笏笏音忽手版朝廷所執有事啓奏則書其上以備忽忘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魏公任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當知平章事勸仁宗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此非社稷之臣而能乎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芻凡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覆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

之凝立亦類此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彝祭宗廟器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三代時臣有功德必銘於

彝鼎奏諸樂章所以酬功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功在天下可以傳之後世其爲榮原不在歸鄉不歸鄉如此收束方結得本題目且稱得韓魏公本領余雖不獲登公之

堂幸嘗竊誦公之詩堂之華美壯麗皆不必敘而故取其作堂之意而言之其意之見于石刻之詩者可誦之而知其異於恒情也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